陳恭介公文集

陳恭介公文集卷之六

明餘姚心穀陳有年著

吉水南皋鄒元標校正

萬載崑崗張　璧同校

從子陳啓孫付梓

冢子陳啓端編輯

序

贈龍潭鍾年丈泉州郡推序

今夫世之譚者孰不曰天下事固天下人任哉逮事

及身乃輙為雞湯所前却腴者瘠者夷者病者劇者暇者交於前而不能持也趨避萌生所繇營擇甚者一闔巖棘怔心惕目諰諰然惧其軋已也皇皇然必得求而後當視乎昔所稱引何如哉癸亥春龍潭鍾子拜泉州府推官泉瀕海多盜俗號難理比者島夷出沒波毒閩越無虛歲荐至興化之不守而連城殺血矣赤子卒脫魚肉或更為島夷地其腥風方未殄也泉與興比阽危困剝固甚所謂嵒邑棘難巧智所深避莫先焉廼龍潭子則無諰諰意曰求祖識俗故者

相與講悉政要蓋自得拜日即精神毅然爲泉民先憂如此說者謂龍潭子刑官職於禦侮爲後易爲也然予聞天下不患寇盜之日張而患法度之日弛國家懸律令待天下變態恭章章也若法意舒慘必得其人操縱之故司寇綜其曖廷尉質其平省有臬府有推舒之則競功慘之則遄阻將謂張弛係天下非耶何以言易也余又聞巨檥樯越必有餘宄忌器横集必有煩言今越閩失生之民散而觸羅者宜衆矣以其觸羅之衆也有意督過之苛小賊誤使迫然

不堪命是為厲人鳴矢也或憐其失生故祗是遂從寛典并盤逋宿猾一釋之何以已亂亂不已且厚是自剢其太阿而以示人也龍潭子之行太阿握矣性固長者必不為鳴矢若予知其其操縱必善視階厲者必刑刑無巨視桀惡者必宥宥無寡無骫㬥無任已無遷柄曉然與百姓共使百姓曉然皆知其為我率乂也桀惡者知生階厲者知不容於法也必將戚戚然樂善而悔惡泉俗信多盜獨非人心乎哉夫堤踈蟻穴而後漂水決之法弛盜滋而後外侮乘之民誠

安矣俗誠善矣即島夷蔽海夫何能為彼將蕭然鼠遁耳故曰内宄烈於外奸三尺威於五兵得其機不得其機理亂自倍何以易易言也龍潭子與予觀司寇政予知其凝然任天下事口不言難易者君今刑官也予又為司寇屬故於其別也與之言刑事

贈惺宇張年丈尹光山序

今天下患北劉於胡南燬於倭世其勢則鉅矣然君子所隱患不在是患在百姓憔悴而親民者曾不覩也余南鄙人也不能道天下事往見倭夷毒南邑民有

家痍扶傷得一良有司噢咻之痍蘇傷起忽忘其妻者或不幸有司不之恤且從而朘之民卒避走彿逄封豕跂時而亡耳余是以私竊計謂天下事皆宜然欲使百姓附登天下至理在良有司而已夫百姓若憔悴勢非得誠篤慈厚長者不能孚輯而誠篤慈厚長者也寧兢兢務實效不矜於名延百姓終賴之故曰良有司民之命也頃惺宇張子拜河南光山令張子固誠篤慈厚予知其必能光山頋張子兢兢若不甚也曰良有司難於是諸同門進者儼然造曰拯溺

利病救塲索汲豈其坐民於悴空蒿目爲賀君之始職而以親民也夫政展則愉尼則怫事有廟廊不能喻諸民而令所一注措不下堂即翕然傾流者賀君之展也光山北不介胡南不隣倭中原厚土猶然汝墳之舊桑稼葛越是之生也矧又未殘賀君之撫完邑也昔有觀河洛者依然禹功在焉至喟然而嘆夫光豈有裔民亦周黎不殄之遺也文王遺風不可覩覩汝墳得不有悠然曠世之思耶賀君之臨茲土而師傒政也諸子者拜而賀惺守孚輙拜而謝然兢兢若不

戲也曰良有司難良有司難時余未有以賀逌復進曰賀君之知難也知難則不忽不忽則良世豈無知辯耀俗強幹絕人動哆哆然曰令不足為者及至分一邑臨百姓或遂恃智詹淵恃幹棼絲恣情咈憲以成其違使百姓囂然無樂生心而彼方鶩然以龔黃為鈍無他易之也君既知厥難亦不得不勉厥良余於君有望矣余聞光生厚願寡務積好商賈俗舊稱淳美碩躁勁尚氣節即有呼易走耳然予南鄙人也莫之能知也比者南北寇作調集騷然亦不經劉百出江淮

賦甲天下且告詘甚矣光信寡積逋將宴然而已乎抑不免於騷也今　國家禔福中原謐定固無所謂浮者然民不可使窮又尚氣易走之習不可不漸消也夫富民易俗真良有司事彼謂令不足為者慮不及此君既難之矣能無兢兢圖哉余聞敬生善肆生充君為持此心也即運以誠篤惠以慈厚發紓仁政撫究展采以為百姓利賴何難余於君璽有望矣言已拜而賀惺宇子亦復拜而謝既其往遂次以為贈

贈斗城凌年丈之南安節推序

斗城淩子拜南安郡推官陳有年曰君子學以從政豈不豫哉往斗城子盡觀比部政云故事士始第觀於各省以明習也然無所事事欵趋欵散率日一揖止耳獨比部耳風紀目情僞自朝至昃以爲常斗城子性沉篤凡巨詰小創伏奸顯慝諸所聽睹畢注臆歷歷然不置其務實學如此始斗城子暨余共省時時過余語且戒毋以事未及婾自恕也余甚愧之迨余謁選復爲兹省吏事及矣擾一牘輒若闇曾靡遂媿前婾益甚今斗城子手三尺法綜操列邑以臆決

者為理即為鑑漢籍岐業已夙講之矣故媮習無功
豫事不躐斗城子豫矣哉然斗城子且辭余南余亦
學無媮也於其往義不得效面友然刺刺語別私邇
舉職中事與君論曰刑之不可廢久矣君今所聽睹甚
具試論今之為刑者豈將靡以徽纆決以桁楊鍛以
刀筆徼情比法取文無害而已耶亡其司命教祗有
出於云云之外者耶夫刑忌器也古聖人止以期治
示以華俗使徒徼情比法而可為也則刑差宥別倫
晰敘章按而陳之是矣美哉咎繇者以德稱汝封者以

心何也余觀天下勢大都北之俗悍而直民率敢為惡不顧後其訟稱椎埋剽突梃刃相屠過半南之俗利而多詐以機智揣摩相勝訟多伏險襲出其輸情直指者固尠耳江以右固南俗且最健南安與亘洞沓兼有敢悍氣郡雖小亦不易聽也夫民險健上類以險健逆之民敢悍上類以敢悍忿之彼鉤鉅擊摯儒者不道延其始亦坐忿遂已甚遂過而出世魯豕知其故如楊沸束薪恣無本末是以操術若神民逾益狡一朝而尸百罪徙令盻盻重足立耳不能易之

慮也君今理南安將使險者用情健者悔禍敢悍者畏義君寧無意乎誠有意當圖所為期治華俗者何縣視險者健者敢悍者方將憫其入井欲振之使出而違忿逆之為也夫天下患不告縣之德不患無刑患不汝封之心不患無臬君誠有意圖所為期治華俗者即一念操縱之皆為良法又況所聽睹甚具乎昔周茂叔為南安理有欲曲法論人死者茂叔至委手板去廼其事竟直推此心倘不幸而不獲直將惻惻然若已殺之也此告縣康叔之心也孟子曰以泆

天下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君今所聽睹甚具出而從政且與茂叔相對越性況篤務實學余知君必能尚友矣余聞留試即其頤學者質諸君君以爲何如斗城子曰旨哉敢不敬服亦願子夙夜毋斁以實懿德也遂相拜而別

贈錢懷白驛宰序

余讀春秋外傳單襄公過賓於陳以候不在疆爲蔑官齊桓會葵丘陳王政亦曰無忘賓旅未嘗不嘆先王秩官之密而立政之周也我　國家疆海寓賓叅

下交達都會軫旋檣集之所率爲置驛驛有丞即古賓候意曩歲余以使事道燕魯歷楚越見負弩者驅授館者飭簡書不[illegible]旁午皆給以爲盛世當如此然其流蠹宿弊亦且不可勝較何也夫往者之風固淳矣邑無三遊之無侈觀居則勤植出則裹糧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十不得一風會漸流詐僞萌起故有飾其都從舜其利巧以捷出不意然猶有還忌也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十不得三既而熾立景從百詐繇至或稱權家或假兵檄或暨無賴者爲市猴攙狼

脅以與王官公馳若為固然也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蓋十過半矣且世必有上下之辨而後可定民志故公不給私負不棄器韋藩過洛則故不渝寧獨為財用惜抑有深教也今交逵都會輈旋檣集之所使小人與君子伍決上下之防不之辨何以定民志示天下觀此余所為太息也驛冗丞職說者謂丞丞導送視徒役畢矣然國制往来詐冒丞得訊察之饔廩應否丞得操約之載在令甲可按也夫分所不得為欲為者曰侵分所得為而不為者曰曠惟時以冗職

視丞丞亦以冗微不自立是以朝趨夕避坐使小人與君子伍居閭閻知曠孰甚焉此余所爲太息也昔邑錢子授荊之潛溪驛爲丞將行以余有鄉戚之雅過辭而乞言余故得以罄所感嘆者具論如此客有聞而嘆者曰君奚異於丞夫紆青結紫而曠焉者皆以官爲傳舍者也君又奚異於丞余聞之又憮然失也此其言雖激要未爲無見然余於錢子之乞言義不容含所得爲者而他告云

送小峯李年丈令歸安序

歲癸亥小峯李子拜浙之歸安令時　天子軫念民
事咎有司貪且肆使元元未盡遂諭天下廉厥稱否
以聞於是邇自輔邑遠及海隅所闕德餞常者悉論
報如論吏治盡聿然振勅矣而李子之拜寔際其會
云初李子與余同年又同居比部久所相從論對無
虛日嘗舉歷代史評之至前漢循吏傳撫卷大言以
為三代而下吏治若此者真不可少也然而莫盛於
神爵之間何也余謂世必有願治之君而後有宣力
之臣故綜覈名精闒茸爭淬責成而靡中才亦聳向

非孝宣在上龔黄即良詎能章章若此哉因相與嘆之既乃見　天子所傳諭李子手誦色矍然變余問李子矍然变者何曰漢宣三代以下主耳尚能使吏稱民安為後世誦首今　天子慮天下綦厚将一措之唐虞之域而一二有司不能仰若至意俯為元元痌瘝使吏治謝漢氏罪不逭夫號而不應鼓而不起者非人也頃之李子得拜命賀且謂李子勉哉君今則前言及之矣曩君奮欲秉明時豎德政何其偉也今既出而際振動之會躬父母之責萬有一不能覩

盟者何以自解於前日之言君必勉哉毋使吏治謝
漢氏矣李子聞余言頷之因謂余越產碩而問俗故
爲廼爲之言曰湖東南澤國也其地宜桑稻饒魚鱻
俗尚力作耕饁繅織爲生頗務蕪异其賦居天下高
等其民儇弱怯戰鬬其君子則事絃歌誦說先王大
都如此往者海上無事東南完湖民富者稻千畮桑
千樹陂魚千石僮千指庚陳篋羨以其贏供灌輸則
已耳閭閻殷厚即貧者亦易爲衣食也故湖號爲樂
土比自海難作兩浙驛騷戎需百出皆不領於常賦

當事之營私者或吏從而藉手焉省征之府府征之縣縣征之里殘粒寸絲孰非民之膏也以故貧者轉壑富者懸罄嗷嗷困也甚矣適者寇轉入閩浙地稍息有歲稍稔顧積癃未易起况輸未盡除民直屢屢息耳即不幸寇叵測復有鯨越之警將奚以待之又不幸天灾流行有年歲之饑將奚以恤之余以為為令先計者必大甦民困而後可言政也甦民困莫大於不擾而其本在無欲夫民益之難滋損之易朘為人上者孰其仇民而朘之哉特其視為財府居為利資是

以前有流離而不見後有呻吟而不聞此無他有所困也故其本在無欲無欲矣而不得其大體則譏擾則病夫湖之地利未敗也其民力又足為也迺或催科之不節作息之不時使農者失耕桑者失採冨者不得務保聚貧者不得嗣股肱是民之困自我重之也故莫大於不擾二者具而民困可甦民困可甦而後飭武備以起衰脩文教以成俗即前所稱漢氏之良吏讓哉夫持志成名效實而建庸者君子之上樹也矣。天子利元元俾闓澤而忘其困者君子之

所獻最也余於李子厚望矣李子闕予言復頷之歷

無何李子辭而南諸同曹者皆出祖余坐閱圍中第

不與焉廼次前所論對致諸郊曰贈弁有請於李子

何以處我也

送陳民秀出守臨江序 代作

陳君民秀余邑人也始民秀含英韞郁以明經起家

余見而重之曰斌斌哉儒矣俄授刑部郎刑部司章

律即又善章律歲癸亥余入為司寇而民秀業出監

江北要囚然曹中往往推道以為固明允人也無何

民秀竣事歸和之道使業甚具旁及躬所擘擫攘習政宜歷歷底于理比詧其在事辭無細大必偲偲清鞫之鞫必犂然當即麗法者蔑不稱平則非特善章律也固有烝烝之治焉居頃之而擢為臨淮守謁余以政余舊歷中外嘗覩天下吏治云夫守尊而近民尊易展近易暨　天子所畀諸連城而從其制也州邑吏所視政而布施大都委里四民列社之所仰流泳沫而休戚寄也然而一郡之事惟守繫主諸事總至則稱劇監司有事下之郡郡承之州邑有事上之

都郡綜之則稱劇以故爲守者大都期會取先簿書取給曰足吾事矣如其文未嘗不賢守稱也而下未沐愷惻之澤上未登循良之理即如是守事洵是耶夫循吏首漢其治自風俗媺悪閭閻疾苦農桑蠶縮以及溝渠亭障魚塩樹畜皆目擊掌運畫一而飭舉之靡所罅漏向使期會簿書是也能歷歷若是不耶漢初承秦後人不見先王之盛守儒者尼用師律者轢民以至神爵之後循吏始出群姓藹然有古王政遺意今民秀誦說先王講於致用之學非委儒抱咫

尺者試為刑官已章章若是茲出而領郡國涖民庶即與漢吏方駕論庸宜無難為已且刑官所聽類章人也民秀猶盡心焉未嘗事文致而況 天子齊民所受而曆安之者顧肯先文具後其實惠已乎余知臨江之民有賴矣臨江俗淳簡力本知分錢穀易輸訟無囂險不與楚諸郡埒故其期會簿書約而守者亦不必以期會簿書自罷以民秀為之得農厥心日孳其壤習而掌運其政宜然而澤不下沭理不上登者非余所聞也余以邑人故識民秀不後已又識民

秀於曹中於其往特以贈之

贈海陬陳君守臨江序

邑陳君官司寇郎五年而補臨江守時余為司寇業與君譚吏治有言矣比行鄉人送諸郊余與稱祖焉陳君請曰曩既聞命命之柳誒云庀垣畨塗飭器重冊頓先生有以終教我也余不佞無以益陳君頓惟君子飭行勤樹以為世庸烈其機之當重有二一曰始仕二曰外補始仕之機殆無論已余嘗觀記時太夫有居內犖犖未可間梁而一出領郡廼或懲於其

素者出其故何哉夫守握符魏坐輿其堂諾諾衆庶喁喁順動草靡號令谷應則內書之體不與也因而亢物艷目侈奉足體可欲可居日以眩易則內書之習不與也鉅鉅細細川委塵積伺類偵閒求售訴者捷出而叢集則內書之務不與也以故中人之情擾其體或曰令而莫誰何也遂任情以自大狃其習或不自持或奪於衆口曰故事也驟而多務也或不能其煩審如是安得不舉素執而慫之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夫持術而索治非理

之本也取仁而規穀非有之似也本在誠心為民而已令天下之瘁久矣親民者將舉赤子而秦越之則苟而可如蒿目而憂赤子之瘁且誠見其一體也未有不憮然動惕然省者故有歛視其身而不敢覆民之事嗟嗟是詎可穀色為耶故曰至誠之道雖之天下可也君坦衷不飾至遇事輙決裁無所避又善得下情吏無敢並緣為欺者其素如此今往余誠無以益君獨念君始從外補萬一不戒則積習之移或為賢者累不自覺是用舉所覩記槩於中者為君告君

信寧誠效素視所善內書者不悳所謂正而理肴而
似也豈直善臨江哉君往矣鄉之人皆於君望之矣
陳君起謝曰先生既終教之所不祗用治而悳是素
者何以見鄉老於是鄉人起而賀曰窰垣有址文器
有質司寇氏之云以惠子可與言也遂相與觴陳君
而别

送楊質甫擢守西安序

陝以西形區勝阻控厲環冕蓋古所稱天府也漢之
京兆於今為西安郡郡連州邑以數十所上民事旁

午至悉聽操約且其地都會也省中百事率坪盈之民日難堪或督府有大經畧藩臬大力政大供億又率即守謀貴以集艱鉅視他郡倍而其勞且猥者若頭會勾幹蝟合仍生即有主者不可盡置弗問朝夕走上官祗動息以為常雖公事委填不敢一朝廢也當此地非得通強有力者守之且曠曠日見其難或勉一自振無幾何且薾然罷矣故守者不易為而銓曹亦不敢易置守歲甲子會西安守缺銓曹謂司寇郎楊質甫才且舊令華習其地遂疏用質甫守西安

司寇氏聞而嘆曰善哉用人華山藏業習登者馳洪河洶駛習濟者方豈獨其人蹻且神哉始乎才成乎習是輕山徑手輕河流是以難者卒易也質甫固才吏始而筮仕於華也一之日怩怩然二之日井井然三之日豫豫然而政以成方其時秦士之善敗靡不辨秦民之休疾靡不悉不謂之習秦不可也茲將使之舊蹻而馳熟操神而方恬胡高不登胡廣不濟故余謂用質甫者善矣善矣雖然余猶有感焉山人之登高也怯跬步不能陟則千仞空躋河師之濟廣也

限咫尺不能達則稽天徒涉何者人以彼爲必陟其
巔必達其涘也曩質甫去華泰之民盖望塵而追曰
安得吾父母而終惠之既咨咨戀者久焉今往矣泰
民之引首者曰是故父母吾土者也則又甚然喜矣
夫悲生於愛喜生於仰愛慇者難副仰厚者難畣故
未至民視其下車也既至民視其出號也少頃民視
其膏潤而澤濊也詎惟民然爲州若邑者視其所操
約我也爲督撫者爲藩臬者視其所有鉅而任艱也
若曰是故才者又嘗習是者云爾質甫何以圖稱哉

萬有一不稱何以塞上下之視而自解於跬步之蛙咫尺之限哉昔黄霸領馮翊薄書正乎善京兆王尊始令槐里繼霸稱能論者韙其光大后闓而寛以休前政質甫往矣毋使二尹顯美於漢是君子以紓才章習而善用其脩樹也或曰質甫在華時值地震幾壓乃竟免不十年竟守西安洵如是則天之祐質甫為秦民亦誠不偶又何所用規云

贈毛石隣臨清經歷序

石隣子函文抱質誦說先王積四十年矣蚤遊邑黌

已復遊南雍卒業爲歷試皆左歲癸亥奮曰冉冉
往也而尺寸未豎如時何且君子貴自植植矣雖二
命其將有庸如其不植即都華蹴榮亦何以稱哉也
故乘時效素寸或見長臨岐自失寔用亡羊吾將仕
矣於是謁選爲臨清經衛經衛徵秩鮮事無以展庸
隣子或謂石隣子必不豫也閒心穀子過賀徐諦之
石隣子第戁然咲心穀子曰君亦聞冶氏之劍乎九鍔
之金百鍊之德發以越砥淬以寒流可以剸巨劃堅
揮斥群衆闔廬匣而示諸人見者未之能奇也試叚

而懸之廓落之所委之霜蓬之劑詎足之當劍用哉而
亦不至於弊劍之精及覩其熒利而異之廼以巨其
堅者而從其制故神全而用不衰向使役屠肆畀礦
穴剉斷交施不為刓析豈不稱利器哉然而其神損
矣君孰權之毋以經衛為少是霜蓬試君者石隣子
逌然曰我鉛質也子寔甚我敢礪鈍以需居須之石
隣子且行矣過心穀子而語別心穀子曰君亦聞良
劍之自養乎夫剉擊不避磽者屠人之刀也斷礁不
避礫者礦人之錐也斂晶儲鋩隨試而見神者君子

之劍也彼且廓落而懸之困與之戢銳於廓落彼且霜蓬而試之困與之遊刃於霜蓬不與礙邇不與礫爭而後剸巨劃堅之能事可跂矣非惟良劍良士亦然君今官臨清臨清東齊都會羯當午道輈檣之所比集泉賄之所藪萃歌姝冶子之所駢遊其靡曼不可滿若巇然其奇衺總至積不可閼若礫然是以饕士甘心中人奪志居使之然也君幸處愔投閒視云云不相뙇又老於淬鍊爲巨堅器其不奪志而甘心也較然矣柳老氏有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君洵閒

且憒詎能蒙目充耳迯云云者而塊立耶夫善自養者約心以馭耳目不善養者從耳目以役心何使寂心極於所居而蠱心生於所接余愳其忘自養也昔子夏被服聖道最稱篤信猶云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悅二者心戰未能自決嘻深乎烈哉耳目之足以移人如此夫以子夏爾爾下焉者又奚宜戰愳君之或顛之也余是以云石隣子肅然曰我質也鉛然不敢忘也子況根我矢不諼遂語心穀子書之手劍與言縣然望臨清去愈以是知石隣子

果無不豫也石隣毛氏姚甲族以詩書起家者相望

心穀子曰石隣子雖不偶必能無潰其家聲云

贈胡南橋武平尉序

南橋胡君予鄉戚也初命為武平尉武平通潮梅邇贛吉俗利魚鹽狃於鬬亂自頃鯨海鼓濤奸憑以張重以潢池之警比壤相軋鴟夷萌生兵氛匝遝征役科調溢於故事大都閩邑比然故令之謁選者譚及閩邑輒諰諰然慴息也廼胡君獨奮曰茲非烈士勉植之所哉懸弧之始志不在主賓驅車之日行不避

羊腸夫使擇便媮恬苟自封置則人之稱斯役奚事也予聞而嘉之曰壯哉胡君之言方時之患患在人不自立而冗職尤甚何也粤自限途之制行士有起家他途此心已先隳廢矣及校之以艱棘地也則隳者且慄廢者且危隳志廢功職故日圮雖然此非制之過也不能自立者之過也往島夷發難於吳越國家懸重格獎奇勞有能激昂程力者輙破常調擢任之亦何途之限哉劍有剸割之用則雖出於泥沙將珍其匣不然必其為利者無以加於凡劍也焉

致遠之用則雖起于下乘將異其歷不然必其為馳者無以加於凡馬也含自立而曰途也途也亦良負矣胡君余邑之伯族族固濱海目稔鯨海之波嘗與宗人團結障島夷爲一方重若征役科調之苦且船歷之視民生困瘼較然所悉也以是奮自勉植彈壓武邑之上予知其當有用哉胡君往矣 國家方重用人胡君勉矣毋隳毋廢毋與凡劍凡馬例以無負今日壯心斯烈士之表也於其行遂書以為贈

贈邵環渠簿太湖序

始環渠邵君承例入貲授僕省司藏書考矣論資太湖縣簿君於予内姻也瀕行過余曰何以贈我余曰君之簿太湖常若為僕司可矣君未達余曰道一而已君子握道以馭職心樞掌運而天下之政成譬夫索之職而道濁是以動梏而績罔程也余觀仲尼大聖嘗為委吏矣則良委吏為乘田矣則良乘田大聖豈委吏乘田者哉道固不以崇卑二也漢卜式以入貲進牧羊而羊善群既以其術論政即政鑿鑿然可行也夫式不得為知道廼其事有牛羊茁長之意焉

不可以其人而少之也君令司僕藏僕政於國事重且出納攸君為之裕如也上不以乾沒闕下不以掊尅病即謂之會計當誰曰不可夫式於道詎萬有一偶獲緒焉亦足善政觀君所表見竟君所操約以善會計者施之太湖亦大聖之道之緒也於簿何有君曰言不可益乎曰道一而已知道以學學莫深於所薰陶君故敏人也君之家又世以學顯最絃夕歌誦聖習賢自君童時已薰陶者漸矣嚴庭宍湖公敭歷中外十餘年為時循守君又侍聞德言蓋祖識政務

自古稱守若令者必曰循簿賛令者也獨吾道乎哉君伯兄淡山君魁省薦登華儲實方以天下為己任今又適在茲所日與君居君試以予言質之當知言之無二道也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彼卜式氏謭謭不學者不得為知道余故知君不屑屑矣庸書以俟報政

贈溧水簿劉繼崖奨序

繼崖劉君余不知其何如人然知其通才治吏也君宦績去余千里許余知之蓋自家仲氏云始君簿溧

原缺

里牘舉得而徹聞之海隅日出適於階序治則大治
余睹今國家所為制不曰近古哉然而實駸駸渝矣
夫呼家人與之語雖至睽歷歷爲猥指傳舍而詰諸
過賓即辨智䇿有悉也今之計牒則大都傳舍籍也
計之日旅伏形摒退抱牒謁司功所司功跽賀殿者
以聞一旦報可則有渙然散耳會不獲接咫尺之顏
無論奏對遂令治古休風摯然哉可竊已今
天子深鏡厥理當申戒之計舉天下治狀躬御臨閱
勞寵最吏已復避掌治者嘗循久任故事丞重守令

守令即異等不驟遷要以廣吏治利民職俗甚盛也越三年計再及矣天下之奉職行者纍纍多中程故吏而吾郡則彭侯侯為人廉敏其蒞郡尚治辨而不為鉤鉅事至霆炤斂睹意爲立决老胥旁立睨侯斷操手齰舌相戒無敢舞故智所部邑錢穀獄辭若諸所廢置筌集待令未嘗幾微壅底云猶然夙考夕庀不一日傳舍其民以求稱　天子意旨侯今往而述所職　天子課侯治無不中程者視甲戌有加狀必有以勞寵侯且益韙掌治者言曰此久任徵也余倣

在草野無能知國論然竊意之往　天子居然諒闇之中已注意屬天下治剡茲摠攬益親倘遂嘉虞潤而上進諸大夫於廷問治狀所繇致若天下謠俗便宜民胡以利俗胡以熾庶則必有對矣夫紹興雖於寓內為海隅亦吳越之間一重郡也郡故多章逢之士嫻於詩書易與興理其民生長磽陿矻矻食勞無所牟大利然士俗頗靡民俗近譎山邑海陝之俗獷城郭都市之俗治日者島夷之難殘傷不啻半矣信賦緣而起不可塞也故彫廬左右賦之倍也棄鉤鉏

而赴戎募或逐什一故野優尋有奧草奧草生彫謠甚矣彫不能無生亡賴亡賴者薄作業而矜矜驁悍敓攫寔繫即諸邑莊虒其大較如此矣侯在事必萬目而察民俗之故夙夕慮此至熟也慮之治而遺之　天子之廷侯必不然昔龔渤海之對治也豈歸之聖主無他献彼漢帝所問者功耳臣義不得飾伐若夫采風諏政追王者回聽之美又何讓焉侯既趣駕諸邑校文學君徵余言為贈余不佞知侯之德吾郡也深且有意其為之所也輙因諸君致其意夫

渤海受對於文學余言也不顯或各有當云

贈次岩陳侯遷南刑部郎序

陳侯之為尚書刑部郎入南中也蓋用治行高薦遷云始天子脩久任之令其明年侯寔来知吾姚書凡再上計有狀再還邑比遷蓋七閱歲矣不佞伏在田里聞從邑人士稱說侯輙私為嘆之烏夫自古課吏治最嘗不尚久任謂服習謠俗狎為元元計便利有固志也然而不佞以為不視其制視其人且也人之情趨而入于善寧非一日矣故有特廢顯知屠戮暴黎無

端而造可喜以求蓋衆以闔上譽猶未也亘曰秦一
檄不深惟其本末而屑屑焉爭於期會見謂秦公猶
未也甲疵孅趋不左司頻而右偵息幸而介寵沾沾
也如其不獲怵焉病往械之尚拙屏營焉而侫以五
及夫時日漸久前㪅則佹得而郤慮則未知所稅駕
其日幾除目若饑者之望歲而忍弗能㑥也蝓視陰
而不專事若三鼓餘氣薾然偃戈而息也中熱而鬱
於懟若叔世處女不習先王笄字之故而怨愆期也
坐使首尾衡决名實不相應即如是元元豈有賴焉

此非制失也其人非也陳庚蒞吾姚閱七歲有二於此不邑人士則共睹之矣庚才洵美尤務為長厚不苛小不撓鮮事至即叩囊而集乎常若不得已也諸曰無為鳴鏑也里胥鮭受事於公常退而食在閭閻曰勿使奔命也視邑既深邑情僞步所瘦伏然終不欲以察示明歲示廉也曰柰何以百姓市吾轂事尊官無論他檄即檄下必徐而後動也或遂格不應曰吾不以市吾轂矧市吾寵故人知之不氣盈不知不意觖始下車不急張積不調不就稍卒之可安並獲

治行徹聞而尚書郎命下盖閱七歲如一日也故官家
談欲脩久任利元元得如陳侯者其可也不佞輙從
邑人士私嘆之如此而或則謂官家懸爵待久玆以
侯之賢不當為諫議若御史耶而郎司寇氏又署之
南且司寇氏分曹而聽書簡者率累日不能具獄
抱牘尚書前語受成竣耳曾不煩老吏一游刃力僕
得無少之不也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陳侯無貳
矣七歲一邑泊然不是少而少尚書郎哉夫尚書郎
領國典六之一又非可少者艷諫議若御史威重而

少郎官或錙銖衡南北善宦者則然豈所稱陳矦也
且司寇郎即簡乎哉上帝臨之矣如以武健則歲報
數百千章若不足為不然而將嚴天之威也古君子
服念要囚至于旬時即累日而具一獄猶之乎速也
不佞往從司寇郎後見諸郎日旰旅退騎而之問舍
所彈碁六愽塞白引滿雜然相驩其不者鄉意古文
詞為名高耳即有講詰挈令或更諱之安用此城旦
書為時肅皇帝在位久讞必親決每一詔獄下大司
寇廩廩須吏事即条擬以上得可事始敢解顏猶稍

奉督過彷徨不啻病悸廼諸郎猶然爾爾典其故坐以郎事為少不嚴上帝遂以成風不佞之從事新盖從風靡也然至今追念之未嘗不悔且訟云陳侯七歲於邑手所傳爰書報讞監司御史臺不尟稱老吏於以郎司寇誠無難雖然陳侯無貳矣夫惟無貳可以對上帝吾知侯之不少郎事也今　天子好生慎罸問者愍焉董諭理官要勿以微命傷天地德侯往矣異日者稱兢兢奉德意數千里如在輦下也斯之為淑問不多矣哉於是邑博士何君率諸生謂不佞

雅知侯徵言以贈不佞不獲辭則爲次所嘗論云爾侯善經術興學勸士有禮不具論而博士君又言比司寇郎久次得不次晉叅藩政夫豈惟叅藩政先朝故嘗丞廷尉矣然不佞所願爲侯重在此不在彼也

賀馬侯考績膺薦序

馬侯蒞姚之三載屬當考績會監官直指使者報命則舉侯治行高等云頃之侯隨牒待事監司監司課侯績中程且賢上撫按撫按交最侯績疏聞而令侯還蒞邑事創也於是邑鄉大夫士僉謂侯惠治我久

續是用成圖所稱賀者屬不佞擇言焉不佞歸田間
新雖憒不與聞政乎閭與鄉三老語稔嘗為志之云
矦禔身謹於纖介苞苴遜自避毋敢以私嘗者慎事
自重動必湛思而後發不以咄嗟兢期會不以桁楊
迫傳人於辜值事之殷也戴星而治不意躁不色罷
不已於事不竣也又曰往者歲之不易矦寔蒿目為
遺黎請命以徼官家蠲卹吾民不忘桔持其敢忘大
惠不佞聞而竦然起肅然聽也由前則服官之則也
由後則樹畱之仁也不詭為高高乃成不詭為最最

乃發其聲在剡其目在牘其實在瀕海下邑而其膚歷歷哉徹楓宸矣則馬庚洵賢矣哉然而不佞猶以爲此未足重庚蓋咎繇之謨虞也曰彰厥有常夫旣以彰彰載采而尤要諸常萬世官人者必此其準已皇朝監古馭吏觀風有節司功有令高之下之殿之最之豈旦夕是謀亦惟常德是求以爲國久長用有如始然而終不然將使高下渝等而殿最渝績何不常甚焉不佞詎敢謂世有若人亦詎敢謂世無若人嘗試觀之其人大抵務華尟實上之掞長傛㒹顛㞭

自憙一以刺風指一以獵名譽其於清慈慎勤即非其質哉亦往往以賈市下馬者畀畀無奇縱不勝得失之患矯未猝肆而其用心不過習令巧工為讕讀庶幾顯者游揚乎云爾方其幸而獲售各意得也然君子不俟再見而已逆睹其必渝矣馬矦有言於是乎吾見其訥訥乎若不出口也吾見其肫肫乎不染於態也吾見其闇乎不的的而急人知也吾見其凝乎不沾沾前諰諰而却也吾見其淡乎不為交也撫按之最循之鹽官使者之舉鹽官使者之舉猶之銜

三老之言假且質有之者也質有之故不渝不渝故進於常懋哉以往心之日融也識之日廓也德之日新也業之日劭也咎繇所謂宣與嚴者也是在侯為之而已道衰文弊渝者滋起而或遂槩疑天下士若謂巡察考課至是而不足馭吏君子盍三嘆焉不佞有以卜僕之必不為彼也是則是重也異日進而名世識者倘邇厥權與自蒞姚始而因以明余言之不措乎尚求士於質毋以其華可矣遂持諗諸卿大夫士書以為侯賀

賀楊侯考績榮封序

余世家句餘然出門不之百武梁衣帯水而西即虞壃矣頃歸田之次年而楊侯滿三載最得封文如侯官母孺人楊侯者虞侯也於是虞薦紳大夫相率謁侯賀而屬余叙夫虞侯則猶余侯也敢以耄而後辭余惟考績尚矣皇虞以九載為斷蓋其覈也漢重循吏即亡論久適第以賢著者輙增秩賜金璽書嘉寵而褒德三令侯矣顧其時未聞貤榮及先者厥後章帝漸設 國朝令甲循祖虞制初最之有貤榮也自

正統始若曰懸此異數以待異等云君子安得無深念也夫令之稱親民必曰令然古建侯不世私其土乎慶讓之與揭若日月猶不能使人盡為德也而況東西南北之人甫稅經生業筮仕而臨非吾土循吏之不數數其勢固然楊侯蜀產也去越亡慮數十百舍一旦為政指掌晳謠俗所宜若少長其地者錢穀獄訟紛集總至具得倫要莫能欺若習為吏者然且竦然其矜於廉也夷然其不為撓鮮也謐然其與士若民宜也蓋侯而上計明堂每還治而頌穀輒日新

滋益起云先是虞人無奇已丑庚寅間余難言之矣聞者至以為巖邑賴郡丞張大夫式躍濯之通國驩甚惟恐一日遷去比大夫還無何而侯惠然来矣迫於今士若餓寔父母侯而津津於大父母之承恩亟欲得一言志喜也豈繫易地人願自致何如爾余聞封君蓋諸生高第屢射策不偶會司功令當封曰吾志有蔚授矣遂拜命夫人情親孰不欲成其子子孰不欲成其親本之則先自成封君業以義方著其在今日則千里之發軔也余意侯拜使節冠服上諸君君且曰

士君子取不徒榮耳而翁無以為報以而為報而勗哉與而以而翁成達者父孰與以而翁成令德者父也俟夙嫺封君之訓不難一出而有耀於親庭將來何可量焉惟是美之實持也脩竪之未渠央也繼自今兢兢不諼勤宣令德以永終譽用稱報

天子之寵命寵命且荐至無溢詞封君若孺人且曰我有子善承我志斯之謂以道自成且交相成者也

天子修皇虞以来故事用名實衡天下而天下之為臣若為臣親者真能以道自成且交相成然而吏治

猶然骫骳世運猶然不昌明熙亮者非余所闓邑余耄不佞敬因諸薦紳大夫効諸楊侯者如此侯賚故深與望合徵拜侯自有之無俟耄不佞贅矣

同年録序　代作

嘉靖甲子余承命按山西既秋試舉諸士業録而上之朝矣已諸士復以故事為齒録繹好誼焉謂余其何言之迪以嘉惠之余不佞且有一日之雅廼登進語曰子諸士皆晋之良也茲者濟濟哉裒然集矣剞又同年舉義同而孚情同而諦其彙為茲録固宜然

有道焉昔孔子之論士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諸士以義則朋友也以情則兄弟也亦知二者所為相用乎夫兄弟有善不以責然而見一善未嘗不津津喜也豈徒喜之又從而揚之有不善不以厲然而見一不善未嘗不慼然深憂也豈徒憂之又從流涕而道之則豈無故其情至者其義固殷也今有兄弟焉入相宗以德出相將以皦畏先夕後卒為君子則世必謂之良矣又有兄弟焉崇慝抑順慫吏以入于非而目不及義則世必謂之

悖矣夫天下無越情之義亦無盭義之情三者相周之道蓋如此子諸士誦說孔子且衰然集與俟余言然余尤願子諸士求諸心毋求諸録而後誠見其所為相用也余聞太山有松菟絲覆之蓬如也茯苓蔭然抱根焉仰在十仞之上俯在重土之下而精未始不通此豈有形肖為之屬哉楚南有善工者貫珠為龍麗之以膠纍纍然相比懸諸九衢之上觀者信以為一體也無何恒風搖之驟雨液之貫絕膠解珠委地向之所視為一體者霍然失矣今子諸士盍一旦寤

然集以情義相附麗其心耶則菟絲之於苓也其録耶則貫珠之為龍也余以是有求心之説焉夫切切偲偲怡怡如者固非聲音笑貌所能為也諸士復進曰然則録可已乎曰悪可已也覩在原者興思於兄弟聞嚶鳴者發槩於友生則茲録也所以維情而勸義者不為無助又悪可以已哉

正德戊辰年家會録序　代孫屡川作

年家會録者正德戊辰進士凢予姓之會於京者也戊辰距今且五紀矣其始為會自嘉靖距今亦且三

紀一紀之間萍合雲變又至不可勝原而是意俱然
在閒者情緣勢格暫一輟不講總之盟寒誼不寒也
蓋余之與於會者凡再焉而爲嘉靖壬戌余承乏司
寇拜命至先是固始許君古黃劉守金吾錫山茹君
補京校弟子皆居輦下而古灤吳君武定瞿君秦安
胡君高陵呂君清苑王君崖海鍾君宜都吳君懷安
詹君姑蘇吳君吉水毛君以京署至南海王君宿松
許君應州李君涪川夏君以歲薦至泰和歐君蘭谿
君以任子至臨海毛君以游國學至得二十一人

復相與尋纍日之盟彙爲年家録系以世裔列以説
第本始擧末章章悉也録成僉謂余宜序序曰余聞
諸先大夫戊辰第故多碩公名卿而少宗伯呂公以
理學表天下上接關閩忠節許公身徇國難奪逆席
冕英毅在宇宙若兩公者尤其最烈者云今兩公裔
或勒之勳銘或紹其學術矣而諸年家者並嗣續前
徽後先光大下時胥會余得相從繹夙好以朝夕式
識謀厥遊緒罔不謂厚幸且逕難哉我國朝以甲第
羅天下士其始固東西南北人也以東西南北人一

旦交臂而集之尋且交臂而失之又遲以歷紀限以
曠世為子若孫者或未必其皆似也即似矣未必其
皆際于時也即際矣未必無陵谷之變參辰之隔也
數者有一焉即欲相從繹夙好以朝夕式燕謀厥遊
緒有不可得以故名年家會者會若摶沙渙若解凍
豈誠其心則然抑亦格於勢也迺余暨諸君子尋所
謂好盟者越二紀不卒厝諸寒暫綴暫振罔不謂厚
幸且至難哉然余不佞竊有感焉自古 國家基隆
必有世臣故族丕揚休盛而世臣故族其所食德與

胙也亦必象賢纘緒有嘉功以貞報茲　國家用能
章輔豐彝而附之以令聞余今幸與諸君子徼祖考
之福世拜寵章身都卿士之位可謂衣渥遇沐芳澤
矣夫易侈而難稱者遇也易匱而難戡者澤也入有
匱思命曰忝出有侈懷命曰負繄二者僉重感焉顧
與諸君子乘茲良會交相敦勗以畢激昂之私顧堅
對揚之鴻猷庸稱遂祖考志載啟家聲為茲會重俾
他日展録而哆頌者曰碩公名卿之貽若是諸君子
所荷碩公名卿者若是詎不為忠孝之篤厲子孫之韙

與故曰元凱濟美東呂顯融盖言世也斯録爭家會者義也

壽少司徒南岷王老先生六秩序

南岷王公者蜀人也先是以少司徒憂居而其子主事君方起家壬戌進士以使覲會公且即吉為庭之中詡詡然樂也是冬　天子用朝議曰少司徒賢宜仍以少司徒兼中丞督撫江淮既拜命主事君侍以如徐公命主事君北遂身至淮視事而主事君謁選得北部居京云淮南北中國賦多出其南灌輸者鮮

北悉聽成暨加以殫壓冠椽樹播疲瘠衆務綜至踏稽鉅艱公犂然總之漕無滞艘境無駭徒良特完戢千里亭宴當其時公六十壽矣百所運量操約雖譚笑就理然無一不屢精慮不祗長策也主事君念公以國計故勤又念身遠弗獲朝夕時時南嚮望公迨公所誕日則焚香南嚮上壽且致遐祝諸與主事君同官者聞之相率造主事君所賛祝而其同年陳有年與焉申詞曰夫南岷公者詎不謂國之壽考哉年嘗聞尊生者說大都尚希徽崇惔漠韜光閟神以聖

夫用為士苴而不一試曰是純氣之守也至人之也彼其言誠由然論者尚或道之以為于越貴神稀散終年云今觀公誦聖服賢以奮為世用盖嘗抗疏文陛還軫方輿矣指權貴不為卻頓當忤屈不為磷泐起而敭於盤錯不為稱勞進而躋於通顯不為便逸昭昭乎若柄利鍔而操割也聳聳乎若挺百尋之幹而昂霄棟國也非有閟於希微之谷非有躭於惔漠之都而閱政三紀行年六十光越神遂方皇四周頎之則精慮出籌之則長策舉此其壽可徵也

耶夫壽天所厚君子也天畀君子厚君子亦不以爵
厚自嗇是故其穀慶厚於家家之人祝曰庶幾壽與
其豐烈厚於朝朝之人祝曰庶幾壽與其美利甘澤
厚於野野之人祝曰庶幾壽與是故德基厚集而天
人交劭用能鍾綦趾以畯元身身不云浮福而人亦
不云侈言今公壽矣壽且名世也矧又有主事君主
事君所壽公甚至不徒以祝尚矣徐沛以南維揚以
北于于然望空稱祝者何限士大夫無問識不識聞
公壽者胥曰國有造德則國重厥有無疆休兪兪孚

非吾儕獨云也大哉壽可知已故曰壽之大以厚天下其細者以畜其身彼尊生者流即其說誠是微不老去大君子之壽邈邈矣年不佞時從主事君得公盛徵甚具不種種著著景祝之槩如此

壽徐聯峯六十序

禮言之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夫為人父母孰不欲老其子哉始生亟亟然眂之惟恐其不長也既長惟恐其不老也微獨是又惟恐已之不與見而享之也當是時假而有告者曰是必長也老也翁者嫗且見而

享之也其為愷樂雝詡當何如者然直告者云云爾惟恐其未信也猶然如此一旦舉所愷樂雝詡惟恐未信者而穰穰躬有之吾意為之子者日稱老於膝前而籍是以上壽適以快其望且益之和胡為其不可也嘻是人子之情也孝子事親其顯神慮後視聽而從事於無方也曠曠者弗及營也其勤温凊而晨且昏也其謹扶抑治滫瀡以追奉槃榻簟和灰紉箴之疏且勞無不親也其唯且授業而趨也罷者弗任也其自養則寒不襲癢不搔在侍不敢欠伸而歎年

厄匿不終用也有待以扶衰者弗堪安也彼且安焉而任焉營焉劬劬焉跂跂焉不知老之將至而又何言乎故曰是人子之情也然或安焉而衰不能無待也任焉營焉而繼以罷也瞶瞶且及之也天之所為君子嘗如之何人生少之必老如晝夜然而君子持不忍言老之情以處夫非所能為之勢則其情容不能必遂夫少而老天行也雖老者天所以假君子也君子所能為者既畢自效矣而非所能為者天又假以雖老之錫詎惟父母愷樂而驩誦之吾意為子者

日稱老於膝前而藉是以上壽亦適以快吾思而廣孝也胡為其不可也吾邑聯峯徐公當老傳之歲而母碩人嶭然北堂壽蓋逾耋往矣公性孝啓處不別與寢服役不假畀從養無細大躬自承執未嘗以老為辭而其志意足先耳目足遊腑華足之以安節勸力足以為禮溼如也矯如也豈天之所假以遂孝子之情而公之所壽母與夫所自壽者實交相待與傳稱楚萊行年七十舞綵弄雛為嬰兒娛好事者至爭繪之而毛檄譜與世亦奬艶為譚美然萊子遘亂逃世

蒿宮著席拾粒續羽即為娛者固足而為養者未具毛為祿仕追親曾幾何時潘之色養樂矣而蚤歲已有三毛之嘆不知其待以樂老得無憾不也公起家省進士秩大夫歇濟粵歷昆湖豎聲博取精厚晚謝仕檄循追親存養能極其娛老能暢其樂一堂化日祥顏膈映則三氏者宜不能望矧茲屬良辰啓壽域王帛交於門鼓笙和於庭脯醴肆於席融融哉可觀已僉舉而效諸公公不有效諸宜人于以益宜人之和而廣公之孝彼毛無論已律之二氏其為與祿不

亦多乎當是時公即不言老能已乎能已乎是歲十
月　日扁公初度懿親游識諸以其日集者各有歌
誦余伯氏之息公家婦也義當從輿人後而撫琴未
能成聲逦稱前所云云感於余衷者漫論如此夫余
何知能言君子之樂竊念弥雋日羞飫者御而忽焉
矣壺飧者望之而心動廣樂日奏豫者習而寐焉遺
家缶者聽之而神揺余生後公三十年而前惟惆然
莫之追矣今而後知公壽也余今而後知公之壽之
樂也若夫數藻鴻懿夸飾福履余何知必有能言之

者

壽越湖邵先生八十序

余未弱冠雅遊外家邵公所有比部白竹公往與先大夫提衡起南宮當是時皤皤老矣時進余小子左右款款也而公之季越湖公亦用是時相習不踰遜云間又從外家長者闇西公尊人菊莊翁壽蓋軼九十不啻即邵稱貴鉅族至追數高年未嘗不首言翁尊詡之已而白竹公年彌高視翁則不啻埒焉始余習越湖公公春秋尚鼎盛迨今三十年而公已致二

千石事家居會余亦家居益往來習公公雖罷然而
年高哉視聽不改舍輿而徒不需頓盼爽攝衣興事
至酬策不告罷客上謁當閽無距者拜起矯捷更僕
語不欠伸食客在坐出巨羅引滿相命不辭不勝祝
餉不先祝觶不後一切輔衰諸具屏不畜其壯乃爾
爾見者謂公之壽視尊人若伯氏猶近哉其言之也
夫高年之不數數即皇王春熙之世猶然以為上社
矧哉叔世以還譬之履霜圭晷駸縮藉令里獲一耄
是駢肩而離立也鄉覯一期是比閈而狎處也廼公

家父子昆弟仍又踐壽若握劵相嬗斯不已躋越奇最箸哉公為人質直而處厚坦然易知若風生雷動倏焉恬霽廓若無物以是終自應而神不滑宜壽一公初命而刺史晉而尚書郎又晉而二千石其勞在越部其惠在江之北閭之區退而食其報不內愿也宜壽二子姓斌斌出而有列者為饒陽令為太湖簿為直指使者其脩業而俟時者深艾也公獨而頤之厭惟適已宜壽三徃蒭莊翁閣然得其真以老白竹公登運蹇蹇謝事畱於遇而亨於年公總茲三懿非徒載其

家務已也又引之而瀛大郎謂春熙上祉獨荘公家
庭序中非耶天寛篤之矣日者直指君以報使便歸
覲當公大耋先一歲之冬弛駕不亟行公揣其意顧
謂直指君爾毋需爾王家之使也毋寧使人謂爾爾
實能子而謂爾以我盬王事爭直指君秖公命則以
歒歲上壽賦四牡之二章而行君方有大名交臂多
天下士聞公壽顛走使脩詞纚纚然屬也其姻家則
期以公覽揆之辰相率壽公公曰老夫不佞賴天之
福藉父昆之慶以有今日不足以當辱敢辭客曰禮

也公又曰老夫不佞賴天之福席公昆之慶以有今日惴惴無以荅大貺敢怵然當客之辱敢固辭客又曰禮也敢固以請乃顧諸子姓肅客入禮成而退書不云乎滿招損謙受益君子又以知公之壽且日益也陳季子曰余壽公蓋從伯子後云仲子時留滯衡陽則命子科也與將事伯子謂公姻兄也仲子之息實儷公子而余也夙習公是以得受伯子意具論公世頗鑿鑿不為竅言若夫侈頌飾侑公方過自沖挹不敢為御者贅疣矣

贈陳西巖七十序

隆慶庚午之歲西岩陳公年七十矣維時日躔降婁風應明庶桐華始萌蓂莢九數綠髮星眸永矢樂山之素瀰觴瑶什新當降嶽之辰物華將巖色同春人瑞與天時交茂於是有賓曰龍村陳氏者公姻家也即越湖主人而謀曰盍闡禮緣敵生尊其齒則容肅情以親洽婿其人則祝興茲西岩公壽既應於古者尊婿之經矣而余斬然禮方就㰱言且不文無以講容無以效祝將徵君以借頌之義煩君以鋪藻之章

君其惠我乎主人曰唯唯余不佞無能知西岩公徉
閒佳山之隩崐巖之區代產龐鴻家多長老譚空者
以爲仙靈所都崇槁者以爲隱淪所窟論賦者以爲
堪輿所厚主養者以爲泉壤所滋然而詡幻之見旣
不足言執一之評難與盡理廼西岩公固所稱佳山
崐巖人也若其以詩書爲瓊㠍以冠珮爲喬峰覽陟
賢關翺翔郡幕綰綬阡江之側驅車辰沅之隙固已
瞵領歸岑仰歷崱屴旣而鑒太行之摧輈陋終南之
捷徑收蹤脩道懸輪故山信𡸏岩崖乃眷西顧依微

林巒式稱幽盟於焉哄歌於焉偃息挹夕陽之蒼翠武接天台愜晚節之棲遲精潛地脉故得駐景沖遊凝神嶽立良不偶矣夫其誦說先王非蓬島之空筌也觀光上國非商顏之槁節也挺立之賦林林而山居者不與也安土之養混混而谷飲者不與也然則此之爲壽固非云云所得窺者耶而公之世復有二子蜚雄諸孫競秀若重巒層嶂堙結有因若玉筍碧參峙構相屬行將秉時布氣鎮寓于雲地軸于尋丈識崔嵬之派陵阿百里具推遜之宗則異時所用

以壽公者繹繹乎繩繩乎未有涯也主人之言未竟
賓翼然作曰旨哉乎斯言詮壽域之淵源依南山之
比與余雖斬然不獲從慶者末席幾可藉是為公壽
矣主人唯唯遂書以致諸公而係之以詩詩曰相彼
岩兮有矗其巔矯矯君子寘不騫寘不騫具曰巔兮
相彼岩兮有簇其嶧秩秩君子寘無斁寘無斁具曰
嶧兮有岩有岩天則作之君子壽考何以樂之我酒
孔時薄言酌之有岩有岩人則企之君子壽考何以
介之我歌孔揚薄言媚之

壽陳西岩八十序

不佞仲兄有子曰啓种冠龍朱君甥也朱君外舅爲西岩陳翁种始受館將承贊謁翁于里第而會翁大耋之年遂屆初度以往與稱觴焉時仲兄倅衡陽書還授簡於不佞曰以余之靡暇种且莫之藉手季子尚謀所爲侑者夫不佞則烏能言憶翁往七十仲兄徼言邵大夫而不佞從旁賛一詞請以嚴壽大夫過聽而著之篇翁今益十年高矣渥而冊矯舉而強飯猶然往也二丈夫子若孫郁哉烝烝乎益有𣪠諸生

閣祭君則偕計吏而上庭序內外靡所不愉快視往者有加詩不云乎如南山之壽又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今夫盈而之於屢也蔚楙而之於沆寥也物皆是也植善零動善病百為善磊惟岩也異縣而瞻之見以為矗然終老而習視之見以為固然且而環琦之所藏也豫章三秀之所生也雲雨之所蒸而出也見以為麗然且欝然也故巖之為象壽象也不佞慵未獲承眉宇閣嘗遊四明一望翁第蓋縮四明口云四明彌入彌奧饒奇岩而翁所居故多良畊易園傍

嵒山別而陀乃翁獨取岩自命將翁之心固有當於岩者否耶始翁起家領郡幕旋已棄歸優游岩石蓀素樹愽迄躋于今壽則翁所當於岩者殆深也異日進而耄而期岩石無恙主人亦無恙庭序之衍翁餘者且為環猗為豫章三秀為雲雨乎哉祝者將日至豈惟不佞雖然不佞之言盖為之左券矣

贈見山陳先生八十序

内弟徐仲子間過不佞譚見山陳先生壽且徵之言盖娓娓乎其道之也始先生起家貢科為銅陵令歸

歸蓋二十年而鄉人以杖薦又十年而爲令之目則先生四百有八十甲子矣先生居横山社縣東以來希復游城郭曰此不腆先人之林宅非耶柯散出泉石間饁者負耒者錯而相勞吾樂故在耳微是何以毫莫佚吾杖復田父林叟時而語歲無恙時而語桑梓無恙先生倚杖而聽意殊得也二大夫子讀先生書且好修諸孫且彬彬立矣嵗時上壽先生顧而色喜曰而翁幸以先人林宅老且不有先人度藉耶則而輩在幸毋隤吾家聲也已先生蓋虞世家諸父

當弘治間二為進士曰將樂公僉憲公一為鄉進士獨先生父以隱德稱廼領有先生而先生壽軼諸父蓋遠甚先生則洵厚哉矧也其未有涯也陳季子曰不佞慵未能窺先生業闈諸某矣某某內子先生女子子也以故其言娓娓如此夫古之効所愛願於尊親寧不亦悃悃竭摯而未覩所謂文者毋亦曰啓口而祝存爾耶且壽先生自有之不佞言烏足以當先生乃謂某某弟往而効其所愛願即啓口皆祝不啻若是娓娓者語祝既弟為不佞致區區曰壽先生自有

之先生第強食自愛嘉與田父林叟夷猶於無涯之歲而坐覩子若孫日次第以家聲起不佞末所效一言矣

壽大司馬見海翁公八十序

始余守章句識翁公長吏部[illegible][illegible]煒然為方岳大夫矣越十年余釋褐司寇郎去公為郎時二紀而遙然署中從從慕稱之而公蓋游歷中丞晚晉南司馬贊機務云公閒居里第余亦中廢益習公迄為姻家公嘗過余見耒耜夾門咲曰力耕未必居贏然而樂矣

一日余謁公偕之壽藏遊焉佳木布若列眉余謂公樂哉丘也頤安所受種樹經亡其用經世緒策換耶相眡而咲已余有小草之役每飯意未嘗不在田間若林麓云無何余乞身歸病謝客亦未克徧謁第傳相勞也公女故字章兒終然命之曰錫時時悉公起居狀丙申之歲公春秋八十高矣無論健飯即以文請者操尺而應娓娓不加點其神王如此余惟古之士自幼肄簡諒至四十始仕五十始服官政七十致事夫其需之而仕也非虞其不逮於政耶年及而致

其事非虞老耶公弱冠成進士出而明刑出而陳臬廣勵學官言儲則儲言兵則兵言河渠則河渠外之節鉞内之擧鎬京而委重焉其筮仕若老其老而治辦若强且公偶得遂縣聋耳假而今日猶杖於朝深謀遠猶將無楚丘所諍始壯者而寧直不耄也世云春葩先萎或又謂天輕與人　富貴而重與人樂如公豈不稱黍譽哉廼更難老都高位食膴禄矣而悠然有以自適則所取諸天者洵弘侈已公嶽降之辰春和襲人鼓鍾衎衎翩翩子若孫奉觴上壽祝嘏殷

於庭公頗之懽甚不惟燕樂之以尤樂夫班祝衍禩舞者盡琳琅也是日也兒章告往祝余不佞為叙訟壽大指授章持獻因寄訊公鄉來佳木屬者孫枝樛如作何許狀他日與公壽並窟蒼蒼千尺倘余病幸間哉來郡之暇尚當操杖履以從

贈任王母錢太孺人九十序

任長卿既縣司理量移剌許捧檄過里門其年盖王母錢太夫人九十壽也檄故有程然長卿眤眤顧前驅勿亟念庭闈獨王母在適有天幸幸歸不及時奉須

吏騅者奚取食貽穀稱人孫為廼開堂張樂譆家泜
子弟嘏三祝而觴太夫人稱百年壽客闔之津津羨
也為太夫人壽也者則往為長卿壽太夫人也者則
往欵欵肅肅充庭矣陳有年曰往壬戌不佞從南宮
籍後邑六人惟長卿上逮王母云而六人中楊懋成
者故與長卿同計偕則言乙卯之歲以王母及見孫
擧邑屢屢長卿家無兩也於難矣難矣今去乙卯填
幾一周天即壬戌亦已七閏而大夫人巋然近上壽
壽且不衰斯不以益難乎哉不佞嘗讀令伯表多其苦

心至所稱謂母志與氣槩獨立又未嘗不廢書嘆
也人生至是無論令伯痛遘乃劉九十六年之間何
閔閔哉多虞也長卿蚤所遘壹似令伯母潘夫人獨
矢不可奪之志拮据樹長卿若季躬睹長卿貴有敎
而後下詔贈公曰庶不以虞太夫人聞者有司擧其
事上諸朝旌如令太夫人聞之而後慰可知也且太
夫人未中年而撫孤孫今孤孫有孫矣長卿即仕在
外太夫人且曰而身已屬官家無以我餘年爲念餘
子足任也太夫人居頃之壽且邁劉若乃所遇其不

可同年語明甚然不佞猶竊有顧世孰不謂令伯孝者即日夜不解帶而侍猶之乎疏節也獨其精潛悃積近能諭諸僣辟遠能使人讀其表隷然泚而興孝且使百代知有令伯王母此之為劉壽不直竟九十六年止者茲長卿之遇可無事表矣孝子入則屢眷出則俯豎長卿最為直指使偶有所中稍左復起誠有意勤宣明德而壽王母以榮名矣乎來茲之閫壽獨令伯壬戌時長卿與不佞甫逾壯耳古人有言孝十之年忽焉已至不佞固陋慎憒先人敎顧長[illegible]

王母之見圖不辱也時長卿同年子若而人諸雅善長卿者若而人集而拜太夫人于堂慭成目不佞為叙次如與夫太夫人壽日益長卿侑豎亦日益不佞將執簡竢之矣

贈夏王母孺人八十序

人生自成童以至壯有子有子矣又及其立厥亦幸已矧又及孫立立矧賢翱翔天逵都榮展采斯其幸千百中不一再遘也惟君子翱翔天逵有禄追父母養已融融然言樂矧更上追祖父若母若母在矣母

尚不稱老足侍也身得畢力効職事即回牲驅馳可
無澶迴罣閡者庸稱遂祖父母父母志斯其幸亦千
百中不一再遘也歲之丁卯邑夏太母盖年八十壽
云而母有孫曰夏子官司寇郎先一歲啣命恤粵南
過家頭上壽云養吾周子姻家也以詫其同年陳子
陳子者亦與夏子游同曹雅甚因相與動色羨焉陳
子曰余觀家之將興不直其祖訓篤也盖亦有內則
云然婦德不踰閫陰教不專成何用觀敎眡厥貽何用
觀德眡厥享良可覩已昔馬遷纂史記爲巴婦作傳

彼國謂其殖一家耳夫殖貨之於殖賢詎啻千里哉夏
母蓋二子余未及見季若川君而獲見其伯子浚川
君君長者也司寇郎又登歲奮跡緯有休聞母悅而
樂焉較所殖孰與巴婦多矣司寇郎在署也明習令
甲善平反頃歸誦所事且告將之粵南布
天子德意毋俾辜人含抑母唯唯勞遣之徙無煩戒
其心則其所以教之者素具也庶幾哉此可以覲母
已或問夏母壽當何似陳子曰未可涯也余嘗見崇
山之曲古栢巨楠蔭然若阿藹然若盤蒼幹直出孫

枝數茂含滋藉和還輸其報是以枝日益榮幹日益固何者其取精於天地厚也夏母固洵壽且輸之者厚矣容可涯哉母三月先望一日降姻家相率往祝諸堂養吾子會有憂不為禮閩陳子言屬筆載諸簡將用以祝乃不辭書之書之日母壽之日也

贈盧恭人六秩序

盧恭人者連城盧公夫人也歲丁卯年六十夫人誕辰寔六月會子太學生將試京闈計其日不獲歸上壽先期三月稱觴焉觴之日盧公誕日云公恭人章服命

冠堂上坐三子者肅而前偕諸婦孫子羅拜堂下起
次第祝且觴公恭人頎之愉有壽色美哉穰穰乎稱
齊福矣始公起家進士爲循令晉比部爲才大夫三
守名郡爲良二千石在在卒章章著聲猷恭人式克
相之用能寵拜綸褒附以令聞既而公陟都運奉
命得致其事歸公文章政術擧足絶人廼自優游宅
里閭召父老知故樂竟日忘倦宴如也恭人察公雅
樂内總家政外饋視賓好無一不當公欲者然性敏
勤篤未嘗作貴人態女紅瑣細時親執之逮于今猶

然夫禮稱六十指使言安老也恭人既當斯之年貴有名號長子婦饒滅獲顧強力爾爾此非其得之天者然耶恭人毓伯叔二子皆太學生積藝韞郁少選矯矯青雲矣側毓季子幼而穎恭人撫之未嘗幾微二子間也彼詩所云小星樛木之風何以加焉予嘗侍公教且雅交伯子而同年周子者其先大夫與公為姻家又數數為余道之以故得聞其詳如此余曩讀史見敬姜訓子楚姬告君以為彼固閨閣者流耳而其旨於政道有足發焉者不自知為之三復也然

而俛仰今昔尤不能無重感者夫開國承家類世孫謂英豪人也又類自其身創累尺寸曾無幾何往往志盈欲侈還視疇昔艱難留霍忘之此其故失不省特也至如天下事非一人所顛成人誰不知者一旦當階擾器顧蔽塞賢路不與立或偵形景相傾則媢者之情大都可覩已故余每聞恭人行輒肅起感嘆不能已己盡誠見其德之不易云夫世固有無德而倖福者可以艷俗人之目而不可以齒君子之論若恭人者其允哉不為倖矣周子以恭人壽將持祝祺

過余謀所為祝余亦佞敢所聞周子者次復之而重以感嘆之說觀斯言者得無有同余感者乎

贈盧恭人七十序

往盧夫人六十也夫人姻家曰周子輒有味乎亦佞之言而載簡牘為夫人壽迨茲今十年所矣夫人偕亞中公壽稱尊穀履彌昌周子時有事淮楚馳命子恭和余靡曰請所為申祝者余不佞即往日言懼不足以當夫人而欵啓於亞中公之側且夙所聞周子夫人諸內懿可徵述業僂指頌之語在往牘中何贅

也某持其大人語請不釋余未有以麈也而客在
緩頰問壽期某曰六月也六月則以茲令稱祝何也
亟中公降日也公家子姓上公壽遂壽夫人客賀者
纚纚畢集也公簪耋乎曰四年以長客因頤余言壽
夫人以公降日禮乎曰義起也烏乎取取諸易夫易
陽唱而陰隨夫人不自壽而從公君曰發祥者公也
以是爲公唱之也公生於十二子爲辰陽也物始振
也夫人生未陰也物成而可味也天若命之矣易坤
道無成則何以言成非無成也而自成也不自成是

以從公於壽以是爲公唱之也壽可唱而得乎易震巽爲恒動而順唱隨之象也恒壽道也天地非順則將寒暑非順則窮家國非順則僭百體非順則跛盭痱癱厥焉攸壽壽夫人以公降日則足以盡順乎非然也夫人可謂順以終始者也始亞中公挾才英偏起游及中外幾三十禩見勞譎驟穀敵晚而善刃於井邑遺其榮名而神日益王凡夫人所出入贊公無之而不爲順已惟順故壽壽且昌當是時躬有珠璣堂有孫曾撰具薦卮筐篚旅進衎以鍾鼓夫人即太

然而顓專其成似不為踰越猶然不自壽而從公故曰順以終始也何以明其然也亞中公以易起家深於易者也深於易是以庭闈之間相視而志喻也客難然曰頌子之辭也吾以子為腐毫而無以譽也乃令立譚而道存多矣哉子之文矣嘻有是哉不佞直臆譚耳何敢言道雖然客寔綦余請遂從容之言

贈朱母周孺人六十序

夫俗之厚則必自姻族矣行葦具邇終之曰以祈黃耇黃耇可要乎哉然而烟烟祈之蓋其厚也古之君

子緣情而交戴之以禮叔世易之以脩容故其平居相視秦愉越邮若不相及然抑或居權石於姬姜菅蒯之間而輕重布之也洵如是即使習爲儀而工言祝又何以稱焉余比家居有族子子然而孤食葉於四方間歸必謁余謁必言朱子朱子者族子姊氏夫也其言曰姪露單不自植賴姊氏夫不菅蒯我從而噢咻我飲我振我蘄以植我微獨姊氏夫也即姊氏姑猶然族子顓顓悾悾人也無溢言而朱氏子亦識時余見見未嘗不言族子也其言肫肫眷眷無膚情

昔晏平仲相齊而父之族無不乘車者余祿不逮平仲然對朱氏子輒脉脉愧矣茲歲之秋族子手一軸直不當三銖囁嚅語欲有所請余曰何哉爾操者曰是將以壽吾朱母也母蓋耆年戚屬胥介幣祝姪聞諸叔父貧者不以貨財為禮然如姪者祝固當先敢丐叔父一言得藉手而稱壽余領之謂小子爾無以為不縟於儀者乎則嘳者乎夫禮之載情雖菲厚也苟其不情雖加崇飾焉涼也余非工壽人者然朱也厚爾也知以情為厚余即言不為謾且也踊貴片詞

齊廷弛刑式蛙區區而壯士撫劍余言稱名也細儻亦有踊蛙之意乎當是時會余有督子之務未及言而族孳亦他徃歲且晚始循前諾授數語顧持管者書之朱虞名族於余宗為世姻族子曰母出周氏相朱隱君以善稱於鄉姊氏夫雖邑從事乎制行馴謹非刀筆者流也

贈陳母王孺人七十序

漢子平氏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彼固岩處奇士語耳箕疇衍五福首言壽繼之以富然必曰攸好德夫

福非德奚歟壽與富殊嚮而同出者也史遷傳貨殖羞言貧賤君子少之至其言君子富好行其德良亦延焉後之以貲自雄者不仰有攖而俯有藉明明務積著見謂得意而不復知有仁義之澤其裔世席貲而食侈聞人譚禮樂稱先王則惟恐卧對學士先生且僩然流視焉此何以故哉於其無好德而乾沒於富其勢固然抑其家庭內外之間亦無有能後先以德者耶夫如是彼其言不如者亦有激而云爾也陳子間以其言言周子周子曰是則然矣子知余娣婿

陳履甫乎曰然知其父持齋公乎曰然夫陳虞世族所稱簪纓鼎食者也持齋伯季並以文章事業有聲御史臺若尚書郎而持齋獨用素封隱然公雖隱於素封乎不與諸富人比雍容賢士大夫間以好禮聞性尤樂施往往破券市義或歲侵輒發積賑饑者遠近走若歸皆拜施誦義而去當是時持齋公之名傾一邑履甫承之先世長厚之風依然也然齒冑學折節事詩書遊學士先生多器之者行且武其諸父烝烝起若而人可與皋皋乾没者語哉陳子曰善矣曩

余家食蓋數聞持齋公義云而比又時得見復甫遂遂然退讓君子也且嫺於文詞意所謂好德者也今於子之言益徵矣居無何周子過而言陳母王孺人者七十壽也請以子之言為壽陳子曰斯非持齋公之配復甫之母乎信賢足壽也夫婦服也輔也言能服其夫義而相輔以令穀也母慕也模也言子慕其慈油油然就而模之也今觀持齋父子即孺人可知矣夫壽與富殊嚮而同出者也故曰足壽也孺人之壽在乙亥歲仲冬十有九日當其日周子書陳子言

以往

賀少傅渠翁呂相公八十序

少傅呂公歸自相垣二十有三年而爲萬曆癸未春秋八十高矣　天子命撫浙重臣若直指使問皇祖舊輔無恙錫鏹羊尊酒有司月致粲歲致役眾爲常公肅起北面稱主臣拜手稽首后矣老臣宜耄大懼莫能報塞爲丕顯休命辱拜手稽首后矣盖竭歷而觀聽者傾遠邇詑以爲異數云先是元配夏淑人者於公儷壽也鄉國大夫士業駢祝而進諸堂纚纚焉

至以追公覽揆之辰則 天子之寵靈寔式臨之僉謂世有元老則世重繇天子作之則世益重於是更旅進交賀而年宗人子有從姻家後者謂年宜有文年不佞爲與知文且也爲德業壽也者纚纚不勝言也爲慶澤壽也者纚纚不勝言也不佞爲與知文雖然雅聞教於公矣公生平不沾沾自憙尤不夸言功閥不佞得承閒燕公爲言結髮受尚書至臣無作福作威云者未嘗不竦意惧也已起家史氏覽往記良衰之跡恭之國故實厥睹聞與箕疇若券焉身徼

肅皇帝恩待容勿逾紀矣不敢幾微有所介特而播越惟辟之威福以渝夙心盖不佞輙見語輙及之不一也退竊惟公之榮問鴻業何所不可述而惓惓斯語噫淵哉念乎夫威福之下移而衡决自古有然矣大都九重穆穆驁然謂天下事靡不由已則移不然而偵上意所嚮從臾入之因賈寵而示天下權則又移不然而當宁察若神霆百司廩廩救過不給已因挾其卒以與廩廩者市則又移不然而乘冲釁之隙讓方欽聽戢鋭而寄之柄也已因偃然私太阿而宕

所忌則又移小移小決大移大決於是乎感謠福濫鼓側頗借忒者風殺戮毀皇極而其究也感亦還中其身遺世大鑒不佞請無舉遐慱試舉近事槩於公章章者始公在廷屬大臣以才幹而專慨然曰禮樂征伐不當自 天子出耶隨舉以試畿內士 肅皇帝韙之駸駸柄用公矣比相愉幹用事最稔者括公右公所為曲柔其悍而陰維其萬一若不得已而耦俱也者意懸如也既而用讀禮歸歸良久匪人為政最後而朝野側目重足囂然不堪生公雖優遊里居然而

意念深矣自今觀之曩其人成若敗不歷歷可睹哉
公壹意終始不以威意自詭而至於今　天子迄錫
之福不衰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曰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夫知畏斯知配命矣福焉不永將百年食
天子之賜未渠央也或謂公蚤叅政為德未究茲即
大耋非公家尚父應卜歲乎有如　天子問而得公
無恙狀以蒲輪召公公宜不得以耄辭夫君子之在
天下有以用重者有以不用重者熙載論道庸勳相
我國家此以用重者也葆和繫安而寤寐為寓內羌

氣此以不用重者也今　天子赫新皇極畀臣祇若威福而擬衡布之小大之吏爭祓濯而奉職公家孫適以時成進士公將愉快於世道之昌而又幸後之人無廑於側頗也苐于于衎衎百年食　天子之賜而居重于寓內即所稱報塞以無辱休命者意在斯乎不佞則焉與知文焉

贈徐大母鍾太孺人八十序

世所稱祺祥可頌孰不先高年哉高年矣耄期偕老十不獲一高年矣而偕老矣恬愉希會百不獲一何

以故得天有厚薄取數有觭全語歛福若斯之難也而譚者動稱木公金母瑤池貝闕以爲竒或言赤松遐舉厥有僊偶云其旨繆悠無實儒者所不道陳有年曰余徵高士傳若林類榮啓期諸叟槁立鰥遊雖壽矣高矣麗鹿門夫婦義至高也獨不詳天年所底且畢其身隱約淑世乃令於妻大父母竦然詫焉毋大耋人也翁視母屢一歲差矧同然鍜也愉愉然樂也恬乎其似道也則所謂百一者也初翁治博士家言未弱冠輒高視一邑邑同業無敢鼓行先者僉謂

翁一第直發蒙取耳已竟用諸生久次始薦公車例則授博士翁雅不急仕居少選還書言吾不能越滐元神坐五斗陸沉頑人洵同志耶輳其無北母報曰吾嘗為夫子決策吾業為隱居之服待夫子矣遂不往翁知母之不往也則大喜謝歸歸下車相見含然而笑堂壺之間徐徐于于茹和蓀眞用迄于長年夫古稱不謀妻子者謂其人非也誠其人非也彼且曰歸而夕評懐寥廓而艷芬華何惜之與有繇翁若母槩之豈特千里哉翁家古虞隩區聚族而居無慮數

千畝華縫纚纚稱蔚茂至推內行篤摯必首言翁翁
性方嚴無他好邑屢終數歲不識杖屨里中豪舉若
夸毗者不敢過而望也所程督子姓有石中消風毋
寔左右成厥教子姓咸廩廩質有其孝弟爲脩翁業
而繹之日以滋大今濟濟侍者丈夫子三人女子三
人內外諸孫曾且五十人壽之日吻奕衣冠列阼序
旅進班祝雍容甚都而長君令尹氏方仕楚則拜使
馳上壽翁若母進使者問治狀喜動顏色乃睠在列
舉餘酺休嘉胥饗愉快哉可知也余小子受室令尹

氏班在諸孫行為內賓爰戴簡叙其事叙曰翁南州高士之世學者稱南石先生母出鍾氏質行具若右簡說者謂壽隆〻未可涯量盖以其素卜之也余小子亦云

贈楊淑人六十序

完愚楊子者之於余也盖友壻云已又同進士又同僦長安舍居朝夕語懽甚以故聞邵淑人賢邵淑人賢頗羸恒疾完愚子語輒賢淑人然亦輒隱慮之也逌余則咲謂完愚子有隱憂耶夫天下壽者豈必強力壽者而

必強力孟賁烏獲將無至今存耶相與啞然而罷後完愚子有事四方余林棲者十八閒一見未嘗不理曩語問淑人無恙也萬曆癸未之歲淑人則六十壽矣完愚子有婣家周君過余曰完愚子固好君言也請所爲侑祝者余謝不敏坐久之而周君緩頰譚岐黃家言漫及黃白沖舉之術余亦漫聽者久之辛而咲謂周君言則洵玄矣悠哉余第徵其近者夫邵淑人方壯也而屢疾今稱者壽矣不益之衰君知其解不曰不知也君知完愚子起家歷二十年奉入無他

羸追歸而蕭然不能詒諸子爨室且日廩廩慮詘乎曰然然則淑人之壽可知已今夫爇巨燎者膏而風諸衢達燔槀薪而附之不須臾燼若煬一釭劑以龍芻之莖承之以盂沃寒泉焉寘諸奧宇竟夕不熄人之生亦猶是也凡生不能無欲求所欲不能無外注而中搖是故得者慆焉失者躁焉其慆也幾不知有生其躁也幾不知有生俛得俛失遁謂膏火蘄謂厚生而不知日自煎以趨於燼此在流俗中智以降所不能縣解也而又奚論於閭閻嘗試觀世之仕以

賂成者豈獨其人咎哉錦繻瑜瑱耽耽屏署中不左

探筒而右計鏹誒退食亟從臾之從臾之不得則交

譎之間不者或曰有厚祿以為之前茅云爾比歸則

滋甚矣倒囊而出所藏覬以為兒女子豪小詘小恚

大詘大恚或艷他氏之張皇而熬然熱中倍交譎而

莫之極迄衰老不悟此其人何限哉藉令淑人有無

於此自完愚子為尚書郎為二千石晉而為副臬為

叅藩又晉而為廉察使固日從也何以無他羸浸假

而不無他羸何以歸而蕭然不能詒諸子與室且日

廪廪慮詘也又不然而完愚子信賢能自潔淑人何以無熱然熱中浸假而不無熱中何以能持其方壯廪疢之躬稱耆壽不益之衰也余故曰淑人之壽可知已矣必訪岐黃需黃白跂沖舉然後長年哉周君竦然曰旨哉乎君子之言且也完愚子固好君言也請遂以是侑祝夫完愚子非果好余言也以好余故并好余言則或然矣迺次而歸諸周君且謂君弟往余且俟客閒訪完愚子復理曩語相與一哂然也淑人出甲族拜 天子寵章多賢子姓人能言之不具

列

贈南石徐大翁八十序

前茲今一歲余小子盖津津載蔺誦妻奚毋壽矣廼今復壽大父懿鑠哉大耋良不易也而矧偕也恬愉會也語在前蔺云當是時外舅長君者官攸署其冬用計吏上京師大父壽之歲竣計事馳歸太平山中奉翁毋於庭拜且請曰不肖其徇禄湖南即大人命壽未能身稱觴効大人前無論夙夜茲幸得閒暱膝下雖不獲與初辰者會乎頤及其之弛於負檐也歟

薦一卮於是張樂高會諸父姻舊外內畢列酒半翁
進長君言曰予今幸老人無恙亟為壽耶吾且有訊
於子子結髮誦詩三百乃今得一當司牧何以使元
元閭懌稱民父母且屬者旅進述職持何狀獻也子
誠使元元閭懌持最狀獻此之為老人壽式孫夸矣
不者浸假而輿夢澤以為尊羞衡嶽以為俎吾嗛嗛
弗称焉長君則前對曰某何敢以汰忝所幸教之身
竊無所事尺寸為大人慁始某涖政痛閻細短長盜一不相
得輒不難委命鉤吻為信倍地盡力牖之閒不悛又摘

見其情重毀之俗稍稍去矣什一詭錯孽輿夫之謀白覆畝方之便會旁邑坐方田為不利者時齮齕即當路憂以為憂憂難圖也頃之攸由迄就理無度畝無慮箕云夫鉤鉅視神析箇示嚴則甚何能矣竊謂令於民為父母既父母之而忍棄疾之哉肩其責而社有倉里有塾也四封之利敗有問也元元幸家我離逖持以獻明堂幸不我瑕殄則可謂云爾已矣長君輒言翁輒適然首肯容盡起操卮為壽曰幸哉有子，如此幸哉有子如此一坐驩甚已而翁督長君

行長君昵昵若不能別者翁謂長君行矣　天子授
之民矣且攸不有旄倪跂而蹊父母者乎而後之也
老人強飯予有仲若季若諸子姓群㸚而侍豈伊異
人哉予行矣長君承命猶昵昵若不得已也者而後
就道就道以往訊旬至使月至往復而傳起居者趾
相錯也蓋八閱朔而至于涂月先望二日為翁初辰
仲君季君率家人備祝事余小子廼稱曰翁始脫屣
謝慱士睹者若謂顚情澹泊入于寥天及所程長君
治狀至念旄倪跂蹊督之祇役一何其也不如是何

以為有道矣余惟有道者大都處躬罷然取諸天歟然而後躬及家林林焉食其澤雖然林林焉食之不一埤之則澤雖厚有時而涸今觀長君治狀歷歷哉埤一籌矣且詎知仲君季君不將提衡而埤之也又詎知諸子若姓不相與接武而益埤之也斯翁所謂壽弘侈者也余小子從内姻之末獨固陋未有以埤萬分一而僅僅壽之以言故不敢舉世所赫翕動色者為翁家頌之而稱所為埤翁澤者夫稱所為埤翁澤者而實固陋未有以埤也則慄慄涗矣